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彭城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鍾技元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三十七

宋　劉攽　撰

墓誌銘

吳公墓誌銘

公諱奎字長文姓吳氏居齊州之禹城五代之亂徙濰州北海自徙至公不知其幾世而公曾祖考皆未嘗仕至公生而聰敏好學始授經藝祖母李氏因其篤志而

強教之年十六業成州郡舉以充貢明年遂中第與傅卞于大問同時三人者皆以年少既命以官而許其歸養親公時授施州清江縣主簿不赴後數年年二十始調福州古田縣主簿歷開封府長垣縣主簿權廣信判官宦官楊懷敏與河北屯田懷敏矜功專事盛氣自用無敢與之抗者公獨上書論其不便時知保州事王果亦與懷敏迕屢爭不從懷敏使人訟果它姦利事詔置獄推劾公又為果辨其事曲直果竟得免而公始以強

直著稱矣河北轉運使以令舉監便糴故事糴中率者得改京官倍之則為朝官公糴倍常數纔為大理寺丞朝論以為未售乃除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事前後守將事無大小皆以委公監司有疑獄求清強官治之者又多付公其為公所決平者無不愜服始公為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自六籍諸子史無有正偽無不覯覽嘗不寐者積二十餘年性既開敏彊記不忘作為文章戩實有法度由是中外大臣交口稱薦求得校書三

館中或侍講經筵其他稱其才能可任以事者章疏相繼也公遷太子中舍殿中丞自以朝臣得以抗言明白是非於是上疏論取士貢舉之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見口論事仁宗深器之會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等四人以公應詔對策高第拜太常博士通判陳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入為右司諫直集賢院明堂覃恩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事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為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於是近

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羣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褫奪之朝廷為肅然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許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以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有以舊恩為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為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

宣徽使堯佐雖不去位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除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為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但已也時因天變為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上嘗聽受之賜緋衣銀魚頃之出知密州徙兩浙路轉運使未幾召還判登聞檢院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紫衣金魚奉使契丹契丹羣臣為其主加稱號相與行禮唱公使

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契丹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敵使遇敵人衣服以金冠為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敵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二事出知壽州召還同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吏部審官銓能否銀臺主司出納公所至綱目修舉其所建言改更糾正雖至於怫上意不憚為之兼判集賢院尋為翰林學士權發遣開封

府事公明於從政前後歷兩郡皆著治稱人知未盡其能也及領京師獄市浩穰公應事敏速吏不敢欺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專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産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奏徙逐其兄弟於淮南福建而羈管之豪猾畏威斂手居三月聲聞赫然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公以父老苦辭改知鄆州凡四月復召為翰林學士充羣牧使兼史館修撰遷左司郎中復權知開封府兼畿内勸農使嘉祐七年三月拜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仁宗皇帝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為諫官即為上言天下大計顧早有所係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為言天子察其至誠及為學士因奏事上留語曰將有所置以維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英宗即位公遷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公辭不拜詔報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嘗密謀定計也時樞密使富公張公舊皆嘗薦舉公而與同列時人榮之會丁父憂去既卒哭天子

必欲起之再使内臣往又召公子男璟上殿諭旨故事所未嘗有也公固請終喪上不得已許之召給半俸用璟為鄆州判官公又辭俸許之公性至孝居喪毀瘠甚廬於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不至城邑既服除先帝升遐即吉然後赴國哀召臨梓宫令上見其羸瘠驚閔之甚諭使自頣養時方籍卿復以為樞密副使時四年二月也月餘除參知政事又月餘改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居二日上復留之九月以公

疾遂復行前命公至青十日疾病上疏求徙兗州不許七月二十七日薨於位年五十八初公爲學慕韓退之及有疾謂守璟曰吾年既過退之矣已而竟不起若知命然上爲輟視朝一日贈某官謚曰某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勲至上護軍爵開國公食邑二千戸實封四百戸賜號推誠保德翊戴功臣考諱某以公貴初爲將作監丞致仕稍遷及公拜樞密至太子賓客耆耋壽終後公歷二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祖諱某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曾祖母王封某國祖母李封譚國前母王封莒國繼母王封安國皆號太夫人初公遷三世葬於鄆州東阿縣盃柵里公從祔焉時熙寧元年某甲子也公初娶趙氏父名立爲遂州遂平令再娶張氏父名興爲郊社齋郎張封延安郡夫人仁宗明堂公求爲趙氏追封亦得贈信都郡夫人公五子長則環爲大理評事環祕書省校書郎瓊琯皆未仕幼未名女五人長適都官員外郎胡

稷臣早卒次適大理寺丞王孝寬次適太常寺奉禮郎呂元淳三尚幼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宦彭年客死於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馬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數人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公自謂學韓退之此又其次者也故其終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可無表哉銘曰

矯矯吳公矢言正色是曰諫臣國之司直提綱絜維補

竅苴隙或謀於幾密焉無迹祿不獨豐推以施遠位不獨享俯以進善公睎古人心慕身踐言長課多彼古亦鮮其志獲伸而年則那其壽不遐而名不磨即宫於泉

公乎奈何勒銘不忘如山如河

贈兵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嘉言字仲謨翰林尚書元之之次子翰林以文章正直著名兩朝而公幼好學未嘗嬉戲翰林最愛之人亦以為宜其家兒也生十三歲而丁翰林喪哀毁過甚

有成人之風事母福昌太君以孝聞翰林之亡遺言不為子孫乞官真宗聞而嗟悼賜公同學究出身後數歲公益成人貧無以養調官於吏部而年未及格判銘事周起以聞於朝特授鄂州司户參軍祥符五年舉進士第改揚州江都尉七年上閤書龍圖閣得翰林奏疏愛其切直因訪後嗣孰賢近臣以公名聞而曰能世其家遂遷大理評事監海州稅天禧元年用薦者言徙知廬州舒城縣兼榷茶稅丁福昌憂服除知蘇州長洲縣縣

既翰林舊治而公年與官又皆同士大夫賦詩榮美之遷大理寺丞仁宗即位遷殿中丞徙知南雄州代還遷太常博士通判齊州工部侍郎李及薦御史以公洎張錫二人應詔故事當擇用其一而上謂執政曰及清慎少許可此皆時俊也遂並用之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奉詔案信州獄還賜牙緋明年出為福建轉運使賜金紫明道元年恭謝禮畢遷侍御史入為兵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景祐二年出為京

東轉運使夏四月感疾卒於廣濟軍之官舍享年四十七公性厚重宏深不妄喜怒外嚴内恕善於為治守南雄時開大庾嶺故道往來便之郡當二廣之衝行者交錯去水即陸易輿以舟有至者輒滯留旬浹公一皆善視之以己俸給費未嘗毫髪擾人通判齊州時郡守性剛烈視僚佐蔑如也公正色持法不為少屈郡事頼以平允守後徙治他郡坐事下獄每嘆曰同僚得如王御史無此咎矣其為御史所論列必時政大體未嘗掇拾

小過抉發陰事天聖中洞真宫壽寧觀災兩宫有意修
復公力諫止之信州鉛山富民程氏獻石綠數萬斤詔
蠲本戸徭役公爭以謂所獻有限而所蠲無窮天下豪
族皆以貨得蠲則貧民將獨受其弊上用公言復程氏
三歳而已為轉運使部吏有過失屏人面數之皆慙服
悔謝得自改郡縣大治其薦舉士尤推精鑒故參知政
事吳公奎初調福州古田主簿天章杜公杞以廷尉評
監建州茶公皆薦之其後顯達人謂公知人平居閲書

史為辭章以嗣續前烈為志手寫翰林小畜集三十卷藏於家獻翊政論十篇究切世事仁宗嘗錫宴苑中時得唐明皇刻石山水字使羣臣賦之皆不能下筆奏篇纔十數上令宰臣銓次之公第為優初丁晉公舉進士時翰林為推挽延譽卒使成名及其當國嘗語公曰先正引薦之德未有以報公曰相公逢時得位當以直道報國無恤私恩也晉公不悅公亦不復至其門逮朱崖之貶捕治黨人公獨不預焉豈所謂上交不諂其知幾

者邪惜其藴蓄未及大施中年而隕其命矣夫朝廷聞其喪賜一子官又命其長子自大名尉易右班殿直監曹州税使不以喪去有禄以濟其貧云公娶周氏先公亡公卒後三十餘年以子貴累贈兵部侍郎周夫人追封僊居縣太君以熙寧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鳳池里先塋之次公四子長曰延度前潭州觀察使次曰延禧庫部員外郎通判荆南府次庚庚未仕二女長適故壽州録事參軍杜褒次適進士

張誘孫七人鴻浩淮汴漸淑沆浩為廣州東莞尉餘未仕公之葬公從孫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汾實與襄事集賢君以其同官使來請銘其叔父祕書監仕為建州從事公薦之升朝是其世有舊乃為銘曰

翰林之生正直自信驟進無愧屢黜不慍宜有後人嗣守其訓譬彼川流其源已濬公幼而學守其家法天子矜之始優以祿文施於謀智効於職果其世賢罔有不

克遂司風憲奉使察舉施未及光業其有緒天奪其年有蘊有貯四方馳驅躓於中路公歿餘慶覃後昆矣贈官貳卿由子恩矣祔於先塋屹其墳矣請銘惟誰公從孫矣

故將仕郎郡守太子中允致仕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秋銘塘蔡守難將葬其親中允君請銘於彭城劉某某與守難為同年進士又同省郎官又同守海

陵其於子雖哀喪恤憂所宜述也孝子之事莫重於葬葬而垂名後世者莫重於誌銘是其深長思勿之有悔焉爾某其何辭雖然中允君潛德遯時不顯其光功不於人於其家吾將何言以表之尚書屯田郎吳君君平以狀告曰君孝友惠和人也曠遠有識慮幼而好學家貧無以自給乃始勤力治生十餘年間家事給足贍及鄉里施予不倦族人與君别籍既復求分財君亦推與族人後貧不能自存又收養之君之家疎遠而聚居者

百餘人存撫教導凡五十餘年始卒如一鄉里宗族於君無怨尤而更稱譽君殿中丞盧君中甫曰凡富而多怨者專利而不顧也愈富則愈纖嗇剝刻微射人與為仇蔡君則不然其於鄉里視貧下者愈矜之厚施而薄責故遠近歸心秉常為錢塘官終三年中允君未嘗以豪髮見求可謂善人矣秉常為君拜鄉里之仕宦者莫不屈下之君凡二子長則子難君教子難讀書恣其與賢士遊費用不計子難成名才學幹力見稱於時有位

於朝出爲郡守及君存見之善人報施之效歟某曰二
賢士之言可以信後世吾其何辭蔡氏本望陳留自司
徒謨過江子孫散居吳錢塘之蔡未有顯者葢自君父
子始君諱某字某子難初登朝英宗即位推恩君始命
爲大理評事其後郊祀及今天子即位郊祀三遷至太
子中允子難當賜五品服又推以授君享年七十二以
葬前一年十一月某甲子卒子難時爲職方員外郎知
泰州事次子曰詵亦舉進士君四女子皆嫁名家京兆

宋縝潁川陳惟億太常博士葉昌言餘姚縣主簿錢竞卿其壻也君娶余氏追封錢塘縣君先三十歳卒君卜葬於吳山鄉吳山里斥廣其地衆為兆域曰兄弟子孫葬而相從死生之義備矣有告曰是於陰陽之說為不利請徙之君不許刻石墓門戒子孫毋以妄求福及君之葬祔之某日某甲子也銘曰

蔡君不仕而家事治宗族歸之疎遠不棄鄉里親之愈下愈施克生賢子以振其世郎官郡守實顯實遂天祐

君年宿留待遲命官四遷於朝有位朱衣魚符帝以更
賜古云五福獲以備四黃髮歸全靡悔靡愧卜葬吳山
君性戒誓宜於後人是固是利

右侍禁江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江氏祖某父某贈某官季父某為度支
郎中君少讀書善寫古篆字用筆精健有法士大夫家
多藏玩之用季父蔭為三班借職五遷至右侍禁歷州
郡官亦五任一監漳州龍巖銀銅又監荆南白沙鹽酒

其後三任皆在廣南為兵馬監押始居容州遷化州末在雷州遂終於官年六十九異時仕宦嶺南者常患其地荒雜惡草毒蛇海祲山霧鬱蒸蓄積中人為病或以為死不得盡其天年而君居之且二十歲壽幾七十與齊州中氣無以異然天命固有所制也而君亦可謂果於從事而知命矣君凡三娶夫人魏氏林氏陳氏皆先君死男子二人曰沛魏出也曰潛林出也女子三人其二人與潛同母一人魏夫人所生沛早死潛舉進士女

皆嫁士人江氏自君祖以上占數南劒州度支始葬江州德安度支之孫懿叔於君爲從父兄弟之子君歿後諸孤幼懿叔皆養視之迨其長大爲畢婚嫁又迎君喪祔葬德安去度支墓若干里以林氏夫人從君歿于慶歷某年月日後若干年得嘉祐某年某月日襄事懿叔時爲衛尉寺丞銘曰

江本小侯見於春秋其後以國爲氏名數遷徙或以官爲家乃不可紀延平之江遷於德安自君季父始季父

之孫再世而相卹厚生周死稚婦有立宅兆用完不知其逺矣納銘墓中萬有千年毋有壊毀

內殿崇班康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康君諱某字某生二歲失父三歲失母育於大父及長大孝謹詳慎事大父竭力盡于職念慮之所及筋力之所能無不備具器皿衣服飲食藥餌必躬進之如是者二十七年未嘗一日離也大父官職難劇亦未嘗不隨及大父將求致仕君預為營居處計生事什

物纖微必具如大郡大府始至官矣大父終君哀毀逾
禮卜葬陳州宛丘縣松柏皆手植刻石誡子孫無毀伐
者初大父愛君育爲己子十歲蔭爲官君讀書書好學
善爲詩人多傳誦之者賈丞相文元公見而悅之謂曰
我薦士可得進士出身君謝不願曰兄弟皆已出仕吾
親以我獨留爲恨吾懼其戚戚也方衣道士服而講養
生事以示無仕宦意而吾親安之其可以從公辟乎文
元公嘆息稱善既終喪乃出仕初監亳州衛真縣鹽酒

稅會縣令闕州使君攝之田訟有十餘年不決者君為辯明之歲凶賑恤其饑者疾病予之醫藥民以不流殍咸願得為真都水使者辟君廵恵民河河水貫京師秋夏漲溢則為虞前此者都水為木閘尉氏西為水暴至則將閉隔之既又懼其衝激敗壞遂不敢閉君使治水違以殺水勢是歲水漲數丈閉閘以禦之閘安固自如而京城無水患云官滿留再任有欲薦君治大河者君辭曰官畀利害不專在已大河事非小川比也陜西都

轉運使奏舉君為鳳翔府監押兼買馬未行定州路安撫使辟勾當廣信軍榷場榷場在軍城外有障壘而無防兵不置兵器會北寇十餘夜襲軍城箭射榷場如雨時君宿場中安存北客之在者率直兵與守門卒自壘堞上投磚石擊賊賊遂散去官滿辟管勾順安軍順安寨此兩薦皆安撫使樞密直學士薛向力也其後西方用兵樞院選軍赴涇原路準備可為邉守初權原州後威勝軍其在原州計漕給軍內嚴守備存撫老弱招集

流散事皆濟辦後以國有營造程督技藝使者按視旁午急甚君戒主者不得過為鞭朴百姓安之有嘉禾隔五壟合穗者民以為善政之祥既二年有餘君自以老厭事願退而就閒求管勾中嶽廟詔許之時君甫年六十二云未除以疾終君自爲借職凡八遷官三以覃恩一以大父遺表餘皆磨勘年勞勳騎都尉初大父既以君為子君念父甚至為傷大父意未實敢言及身登朝可以追榮先世君益自悼恨遂言於朝求改正昭穆未

報詩集十卷藏於家君父某大父某某官曾祖某某官
君娶閻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長曰倚某官次曰位進
士及第某官少子佾亦舉進士君以某年某月日葬宛
丘縣受節鄉東原祔果州之塋康氏世河南洛陽人自
果州葬陳遂占籍宛丘銘曰
孝友篤行是施有政顯允康君為孫之令生集休譽沒
將餘慶東原砥平卜亡其應表泉作塗種柏為廷宜爾
後人嬫嬫其盛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事王府君墓誌銘

君諱伯先字孝公其先系出於瑯邪五代之亂自太山徙江東至君曾祖德輝仕李氏為羽林參軍江南平徙居六合君祖諱可則以孝謹聞州里兩世皆隱不仕至君父綸以進士舉中第官至太常博士告老致仕以令得一子官君補太廟齋郎初調通州司户參軍始至官有告婦罵姑折其齒者獄既具君獨能察之以直其冤

郡守恱服因使攝海門縣事校户籍第其高下君以術
參伍知之貧富無差由是益有聲以父憂去服除為錢
塘縣主簿用使者薦再遷潤州金壇縣令縣多陂澤民
以漁釣為生而豪富人規占陂湖各有分地自擅入其
中者則執以為盜君悉使表識顯其疆畔於是豪富人
名占有限而細民漁釣有所從莫相犯而獄訟衰息矣
會郡守有求於君不能得恨甚時獄有因病死者即奏
抵君坐去官吏民人人冤惜之初君伯兄名某不喜為

吏故以官與君而閒居海陵及君免歸亦自以剛特寡合遂將退伏不出家族故舊人人敦勸久之乃復為禽州録事參軍諸公交薦其才三年代還猶以金壇事纔得應天應推官然上旨許其遷矣自應天府還遂除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事君性端厚亮直為文敏速遭事明辨名公鉅人多知之者勢可顯仕於朝而中以文法齟齬蹭蹬似有命者然君奮迅自振而名公鉅人終相之以出於厄窮滯淹與夫遭命而顯仕者不辨也君

年若干伯氏年若干其將往沂陽縣歸省其兄至家之五日無疾而終熙寧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君娶江氏故某官某之妹生子彭拜為密州觀察推官女嫁某官江夫人前君若干年終葬於六合王丞相誌之君合祔焉以君卒之明年二月某甲子鄉曰永福里曰梅原王氏祖墓也銘曰

君斂從政事稱其賢惡吏困之乃仆而顛善人佑君咸竭其力如滌垢取白如伸鈎取直其卒有成而繇以歲

月迨君之遷年則耆耋於生無厭於歿無悔誌銘泉宫萬世勿壊

彭城集卷三十七

彭城集卷三十八

宋　劉攽　撰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彦猷幼清警介特其守氣精壹而内志端直故其于為學深而簡文章高聳具以應物不煩而違規矩繩墨粲然有常而枉直判于彼矣始皇考待制公以

清修著稱而公能世之士大夫論賢父子多舉唐氏云公初以廕為將作監主簿天聖間獻所為文章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除知湖州長興縣以憂去其後四遷至太常博士歷知華亭諸暨縣梧州歸州用近臣薦拜監察御史未至都丁太夫人憂既除服而薦公者適當執政以故事避嫌出知廬州御史中丞張公方平言于朝上因為留公公既在朝言事舉大體其所剌譏不避權貴初詔書設六科以求士謂之賢良方正茂材異等

而許人自薦又三歲輒一舉士大夫徒以文詞進無益于治也公始建議請使公卿薦賢良又欲如漢故事須天子特詔乃舉之不以歲年限也天子使兩制近臣議參知政事吳公育以為不可許論難上前遂寢公自以所言直獨不可大臣意故見沮格耳即大臣有過孰當言者章疏凡七上不能得徙為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吳公為御史者也公持正不阿如此其後制舉亦竟使近臣薦之用公初議也遷江南西路轉運使總六

路漕運有建議欲自重其權者請使六路諸轉運使事皆稟已其于文移當如郡縣上臺省不如是漕事不集朝廷從之諸路皆承命不敢有異公獨以謂賦入有經轉運使不待督責而足即凶年饑歲雖盛督責猶無益也今事皆稟已是將以勢臨之有求將必取盈非祖宗之舊上疏爭之朝廷猶欲伸前議乃徙公福建路居頃之發運使亦復自請罷其議云明堂覃恩遷刑部員外郎入為三司戸部判官改判磨勘司張堯佐由女寵驟

用公數刺譏堯佐陳丞相執中故嘗請建上為儲貳天子以為其功厚報之公復為上言執中何得為功上不以為忤待公甚厚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入辭上謂曰吾今召卿未至江東修起居汪闕上遂用公補之頃之召試知制誥賜金紫判流內銓遷禮部郎中奉使契丹還曾丞相在政府與公親嫌出知蘇州徙杭州數歲徙青州遷吏部郎中道拜翰林侍讀學士今天子即位遷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給

事中治平元年十月九日薨于京師年六十詔贈禮部
侍郎予四子官賻贈加等公善與人交意所許與堅不
可間其所不可不假借矯强以為歡性嗜書畫研墨尺
牘與人多珍藏之未嘗問家有無田園皆推以予他昆
弟始娶蕭氏再娶陳氏皆先公卒子四人某三女子唐
氏本曾北海人自公五世祖徙家杭州曾祖諱某仕錢
氏為鹽鐵巡官累贈諫議大夫祖諱某衢州龍游縣令累
贈工部侍郎考諱某天章閣待制贈尚書左僕射數世

皆葬其鄉里公之為杭州歲時盛車騎賓從上塚鄉里榮之及公之薨後一年某日月從葬于先兆以夫人陳氏祔銘曰

唐氏居吳迨公五世由祖及孫浸以顯貴其貴維何侍從帝側褒章賁襚輝光幽窔維其令德有繼有承其德維何直哉惟清公葬舊墓有祔有從永世不忘寘銘公宮

故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致仕上騎都尉皇甫

君墓誌銘

君諱鑑字唐弼曹州乘氏人曾祖鄴虢州閿鄉令祖明綿州彰明縣令贈尚書兵部郎中父載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君少學問以馴行稱于鄉里由父廕得官初調台州司法參軍斷獄詳平郡人皆愛之請于轉運使求以為州幕職官轉運使段少連謂人曰掾曹勢不能動人此其真善也為請于朝不從再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會陝西用兵詔籍山東民為鄉兵轉運使張公奎

以濟單二州誘君法雖以三丁取一而一家兄弟子姪
未有約束莫適取也百姓訟訴紛紛君乃曰曷均兄弟
之子先取其多寡等擇其壯者民乃悅服張公稱善教
諸郡以單父為則薦君為東阿令勑既下君以親在南
方辭不受調通判錄事參軍三司舉君知光州光山縣
兼買茶場事吏市茶求以多贏為最常數倍取之下戶
益困至君不以一毫過數民皆樂輸無逋負者百姓販
私茶犯法君曰貧民以茶養生亦何異于為農不忍繩

以重法郡守以問君對貧民不得販茶且為他盜罪辟益重不如容之使有以自存縣吏張盛猾惡為上下患君收治寘法餘吏戢栗終君之任無敢犯令者官滿以考課轉大理寺丞知并州録事參軍曲陽縣民兄弟訟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與田産弟不能自明縣邑久不決府使君治之君使人按視其父母葬告曰彼雖無石銘棺槨外當有題志者于是驗之果悉書其子孫名字而其弟在焉訟者于是首服河東用錢銅鐵二品均

等鐵錢輕又盜鑄者多詔變其法以鐵錢三當銅錢一百姓奪貨失業市井讙譟經略使鄭公集衆官謀之君曰小民失職無聊宜使人往慰之耳鄭公使兵馬都監謝雲行出諭之民因求見太尉既入鄭公捕其唱率者將刑戮之百姓皆哭君曰民以無聊故願見公公重困苦之衆怨且怒將不可解鄭公乃止君又曰蕪并之家典質錢舊出十乃今償三十何厚幸也而貧民失業又兩倍輸此其所以患新法之變耳今使以舊數償雖不

利兼并之家可以悦衆從之而軍中猶疑縣官出錢刀猶用舊法相與竊議誹變鄭公憂之君曰兵今當給料錢比文書具更歷勾院猶二三日久可不俟文書具給之後徐入勾無害也于是人情始安鄭君以是甚重君年勞攺太子中舍明堂汎恩遷殿中丞徙綿州什方縣君以母老請得之監徐州利國監以母夫人憂去服除遷國子博士簽書淮陽軍判官賜緋衣銀魚駐泊兵韓遂殺都監率衆叛去知軍事韓儼恐駭不知所為君曰

此疲卒主將遇之酷虐忿而報怨快意非有他謀不足畏儼晝閉城門君使開之以安人心叛卒稍稍散亡君曰可因而招來也自持錦袍往當要路呼諭之至暮亡者皆集部吏分索其餘旬日皆盡改尚書虞部員外郎歷比部通判德順軍事以所生母憂去除喪通判瀛州事今上登極遷駕部又遷虞部郎中是時霖雨大河漲溢又深冀二州流潦偎集河堤內外浸灌危急甚君晝夜行視培裨窒塞堤得以不敗已而河北地大震瀛州

最甚壞城壁舍屋無完者天雨不止軍糧皆暴露君為作苫囷稍稍覆葢創築城壘力自督視凡百餘日乃復堅峻而後疏畎積水乾下濕地出田數萬頃朝廷遣安撫使二人廵視河北先是侍御史張紀按獄永康軍獄具請君錄問君視獄情有不盡者隨事駁正張御史不悅以酒食饋君不受張重以為恨去與安撫使遇于國門外毀君不職二使者不察既至瀛州則奏罷君君安然受之無憾知瀛州高陽關安撫使侍制李公肅之與

君同救留患處土役者上書為君訟不直舉所完軍儲為證凡一百二十餘萬石朝廷乃下轉運使提點刑獄覆實果皆以優最聞君由是復舊二使者坐奏舉不實以赦免罪去後日李公還朝方奏事上自首言曰皇甫鑑已還其舊差遣李公因道君勤力事上曰是乃辛苦人也君除通判廬州事緣瀛州修城得勑書獎諭加賜銀絹無幾君求以本官致仕詔許之除一子官為試校書郎君持身清苦雖為郎官五品猶若微時故其謝事

就閒果決無攣戀心養視兄孤子不異己出亦不為子孫多營業曰不如教使治心田也君年七十五終于秉氏縣里舍皇甫氏本望安定君五世祖紘始居開封府考城縣葬桃花崗高祖勤避後唐兵亂走蔡州西平為西平人及君祖嘗為秉氏縣尉因留居秉氏其後墳墓皆在秉氏某鄉某里君嫡母劉氏贈壽光縣太君母李氏贈長安縣太君君娶李氏故翰林侍讀學士仲容之女封崇德縣君子四人長己同蚤亡次琮某官次琪某

官次環某官女七人皆嫁士族君以熙寧七年三月終葬以元豐四年七月某日某祧祔尚書公之域西偏少南君將没教子弟竁于是惟庚穴云銘曰

皇甫之先自宋子姓在漢中葉著籍安定凉州三明度遼為盛曰太尉嵩武烈忠勁迨至士安以文雄鳴後其苗裔綽綽此令惟君潔修敏于從政其所更歷實與名並誰毁誰譽患于難明彼宜有功顧詒譏評是故君子安之若命君允蹈之不侮不競覆審而明不失其正君

持止足以往自鏡告老辭歸匪耄匪病拜家為郎是謂延慶生有成績殁有遺稱刻銘幽壚以讚以詠

著作佐郎周君墓誌銘

君諱喻字孝博姓周氏其先潁人唐之末世有謫官道州者更五代之亂因家焉君父諱堯卿仕至太常博士以善居喪聞廬陵歐陽公稱之曰其情與禮稱古君子之孝也為之墓刻博士娶黄氏金華縣君生七子君其最長君幼而敏慧讀書作文章浸浸有立既冠則能從

進士舉有司以冠諸生會以博士憂去執喪哀戚甚家至貧奉毋夫人養諸弟謹備而葬禮無違鄉里稱之既免喪益務廣學刻苦自彊其于五經春秋為最深著而為說其接交朋儀貌嚴整就之則温然有容講論誨切條理次敘人皆畏而愛之稱為先生長者皇祐五年以進士登科調鼎州司理參軍聽獄察詞明敏過人州郡恃賴之薦其可以長民遷荆南監利縣令瀕江漢築堤數百里民恃堤以為業歲調夫工數十萬縣不足取之

旁縣然歲常決壞則廬舍田畝皆為魚鱉居及君為之身自行視得當水衝者十餘處益工高厚築之是歲遂不復決役民大省其後二十餘年民猶能指其處曰是周令之力也每縣邑有致民事君為書揭之通衢百姓見之奔走相告無一後期者曰令所以不使吏居間以不擾我我其可以違之有後至者輒相咎責又以薦者言改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江南劇縣新淦又其難治吏與民交通綴結為姦獄訟有累年不決者君

至以方畧來吏不得轉側立百姓庭下為之剖判無不愜服南方人性皆慧黠既知其不可欺僞訴訟則大衰息數月縣無逋事未朞年君以疾終吏民懷其惠悲傷之寮友愛其材痛惜之年四十夫人江西黄氏大理寺丞灝之女灝喜為文章以豪氣自負一見君以為奇以女歸之生三子紳縡緄君與諸弟居友愛教飭備至至其子就學則未嘗有所問夫人問之曰視吾所以為諸弟則所教者多矣識者以君為善教君既殁夫人誨勵

諸子甚有法度後若干年紳遂以進士成名以禄為養今為瀛州推官知衡陽縣事絳緄亦業進士皆可冀其有成女子二人長嫁宣德郎李如壎次嫁推官范汝中君有文四集十卷藏于家其卒以治平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即其年殯于荆南石首縣後若干年卜得吉兆于某所用某年月日襄事君之祖諱仁遂贈刑部侍郎祖母唐氏贈仁壽縣太君與君考妣皆葬道州云銘曰

益求良臣必于孝子萬石家行不言而治豈其一身子

孫娓娓非若跅弛之士叨竊一時後不足齒周君之先篤孝以禮具所繼承奕世一體何以致之文采操履祿不及豐令名昭矣刻銘其藏以告萬祀

處士龍泉何君墓誌銘

處士諱君平字少嚴世為處州龍泉人三世未嘗仕處士初以進士舉久之無成乃歎曰夫有命者信不可以力求也我其已矣退而郊居盎年始三十云以讀書為娛自經史諸子傳説以及佛氏外典多手自寫錄或能

閭記為人簡易温厚中心不隠以故人益親而樂之其出在道塗逄之者必為引避而士大夫之至門者係踵不絶處士尤喜賓客具酒食相與勸讌未甞厭倦事有不得已則來至城郭久或十年七八年乃一到家貲漸漸粗給付畀妻子未甞以為問有勸益殖生業者輒曰幸吾兒宦學有立吾業廣矣已而果然處士長子執中以文學應進士選名在第五鄉里翕然皆曰為善之報執中調為台州推官而國子監欲留以為教授官執中

不肯曰台州適吾鄉里又有天台鴈蕩山水之秀吾親所安也迎處士之官人益以為榮處士年六十七以元豐五年五月十九日終于龍泉豫章里第其年十月甲子葬于某所處士娶李氏生兩男子執中之弟名執德一女子嫁吳時中處士之沒執中時為亳州觀察判官吾僚也使州學教授劉跂以行狀告而請銘跂曰吾多識君鄉人道君事為詳乃為銘曰

士之生世有志有願或游說萬乘以取貴顯若歸守墳墓鄉里稱善文淵少游孰隱孰見惟何君之久幽亦曰

適已自便克有令子為邦之彦故吾銘其藏辭不愧懊

季弟青溪縣丞墓誌銘

季弟青溪縣丞某字儀某七歲以先公歿遺表恩補太廟齋郎年二十二調河陰縣主簿再選為滑州司法參軍會州廢為白馬縣罷歸而青溪初增置丞君以選授君幼敏鋭有性格讀書學文及為政效官皆有思致親舊譽之上官倚任之歳期以遠到取清河張氏尚書郎中誼女生一子方進任青溪歳餘以習法律求試有司

至京師以後期不及試歸未至家張氏卒後五十日君亦終時某年月日也家在蘇州即殯蘇州某佛舍後六年歲在辛酉祔葬于東都祥符縣魏陵鄉祖考塋以張氏祔致君之喪來北者從兄父伯裕叔懋方進時年十歲吾時為兗州皆不得親君葬襄事惟諸從子弟實某月某日云銘曰

先公嘗為青溪佐後六十餘年而汝復官于此父老有記先公善政喜汝似也宗族亦期汝遠大而短命不幸

可悲矣乎銘以誌悲已而已而嗚呼噫嘻

兄子定國墓誌銘

仲兄長子定國字伯于幼能誦書敏于記覽才十餘歲五經略皆上口旁及諸子史書往往成誦仲兄平生好經書為春秋學尤深邃嘗曰是兒當盡傳吾學定國習為進士詩賦詞章捷速精緻見者皆驚賞以為老成善隸書字如刻劃可愛性專一端静未嘗有子弟過而勤學刻苦不舍晝夜外無嗜好不幸短命十八歲而卒嗚

呼揚子雲稱童烏九齡而與玄文人皆疑子雲之言以玄非童子所能與也如仲兄之知定國謂其可以傳學執曰不可與哉子雲知童烏審矣非欺人者也定國以祖廕為郊社齋郎後補掌坐其卒仲兄時為知制誥知揚州事後十二年仲兄棄世明年葬祥符縣魏陵鄉祖考墓次定國祔于兆域之南少西叔父暨其弟奉世襄事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也銘曰

孰稟以為爾生孰賦以為爾命其有相之耶胡志氣之

盛其有奪之邪而夭閼不競其皆偶然者邪嗚乎志悲于斯銘

彭城集卷三十八

彭城集卷二十九

宋 劉攽 撰

墓誌銘

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尚書職方員外郎韓公繹之妻父諱雍某官謚忠憲公府君之考某官謚忠憲公惟韓氏范氏在春秋皆為卿族大家子孫相承世多顯仕婚姻敵耦必

將有聞惟夫人幼鞠于母仁壽郡夫人臧氏教婉誨善
令德有成及歸于府君恭肅修整嗣繼宗事無不時當
性不喜華侈雖生富貴而嬪于大族有以自持不從時
好也府君晚而為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
而致永年夫人聞而悅之相與一意戒謹不怠薄滋味
絶游燕亦其天質近之而所聞所習者專故善易入云
爾夫人以府君貴封金華縣君治平二年府君卒夫人
持喪哭泣哀思如禮四年正月以疾終年三十二子男

四人長宗哲大理評事次宗弼太常寺太祝次宗敏皆前夫人所生獨幼子宗謹夫人所出而早死不育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諸子塟夫人祔于府君之墓使來請銘乃為銘曰

淑慎自修用宜其家謂之賢乎而不壽邪以歲之令以禮之盛葬從其先姑尚利于其姓

樂安郡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相國司徒魯公諱質之曾孫相國太尉諡

文正王公諱旦外孫令樞密副使吏部侍郎韓公之夫人初文正公嫁二女適范氏諱令孫適韓氏是為忠憲公范君以辭學登進士科年三十餘為朝官雅意高邁薄厭仕宦求還田里朝廷嘉之以為左正言致仕而忠憲公出入內外惇懋功業綱紀國體歷踐二府謀猷贊元官至其官以其官告老歸第二家相與恩好甚篤約世為婚姻故夫人歸于樞密公夫人端直淑茂天資挺立柔順足以成德正固足以幹事忠憲公治家嚴謹夫

人承意從教備盡婦道及忠憲公薨冢婦早世宗事一主于夫人族人百餘口夫人存撫教育之同其有無未嘗少自異人人歸心其外則收恤姻婭贈遺慶弔親疎皆有禮意如是者三十年家始貧乏其後禄賜益增而姻族益廣施予益博人皆曰其寡約得致其意而無遺其富有得盡其禮而無偏是難能也忠憲公薨二息女尚幼及公兄舍人棄世其孤未婚嫁者又七人夫人視之如己出十餘年間娶婦適人裝齎聘幣纖悉備具待

遇妾媵樂易有恩至有所整肅亦莫敢犯者歲時祭祀潔齊盛服以身帥先之樞密公每出使在外夫人則亦深居不出不過諸親家雖朝廷盛禮可觀未嘗一往也世傳韓氏家法莫不師仰之皆自以為不及樞密公始升朝夫人封壽光縣君及為翰林學士擬封高平郡君南郊推恩進封樂安郡君夫人一子曰宗師甚愛之而誨勵備至自為童孺不假借以顏色嘗曰汝毋以門戶光顯身有官秩而自怠也讀書為學繼而父兄且吾獨

有汝用汝為慰宗師亦敏銳夙成遂以進士登科及夫
人存為秘書丞夫人又嘗曰而雖能成名吾猶當觀而
從仕與而御家及樞密公鎮成都留家不以自隨宗師
侍夫人為鳳州判官凡再歲郡人稱其材夫人一女子
嫁外家進士范紳實正言之孫是時正言妻猶存夫人
不以適他族曰以吾女養吾母足矣與紳皆早夭夫人
從樞密公治蔡州得疾既有瘳乃著道士服讀釋老書
盡以服玩施浮圖氏家事總綱領而已後八年年五十

三終于京師某里第治平四年五月六日也于時樞密公為三司使天子使中貴人歸賻禮甚厚内外族人之至者皆號啼盡哀其恩有以固結之矣後數月樞密公進登西府明年同天節求追錫冠帔天子許之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歸葬于許州某縣某里祔于忠憲公之墓次惟夫人懿德淑行内外之盛詩史所稱不能過也垂示來裔不在斯銘乎乃為銘曰

詩稱韓姞爰始厥父東宫邢侯乃詠齊女孰與夫人㦸

族之華兩相四公内宗外家性淑德修孔惠孔時可以化邦不寧毋師沐浴之封以啟名城屈伏魚軒乃後其榮兆宅陰泉萬世是期勤銘篆詩孝子之思

德清縣君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考諱某為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贈刑部尚書以剛直為朝名臣妣劉氏彭城縣君夫人天性柔静莊重不妄笑語為女工纖密巧綴點蘇為花卉蟲魚若生就然又通曉音律年十七嫁為北平榮弋妻逮事

舅姑恭順得上下歡舅姑繼歿服喪六年以孝稱從其夫仕宦夫登朝封德清縣君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以病求分司南京夫人董正家事内外稟受而營視醫藥及兒女婚嫁皆得其儀夫人本大家名族榮氏亦素顯盛及夫病夫人雖力家事有序不能無鬱抑失志浸以成疾某年月日終於鄆州私第年四十六子男二人長曰㧑太廟齋郎次曰某尚幼夫人之終㧑時舉進士京師奔歸在大殮後女子五人長嫁某州録事參軍錢

豐次嫁太廟齋郎王磻餘皆㓜某年某月日祔葬其縣鄉先姑墓次銘曰

婦恃于夫乃病自退子可以立又年不待柔順静專非所獲戾其命也邪于是乎在

孫氏母莊夫人墓碣并銘

熙寧元年八月祕書省集賢校理孫洙巨源將葬其先人以書告曰不肖不幸至于大故惟是棺槨封丘之在于禮者不敢不深長思以無憾于心昔我皇妣之祔于

先姑于茲二十有五年宰木成林今而與先公別藏異竁懼無以爲表識誠得揭辭墓左以詔來世不肖之願也後數日復使夫人之壻都官員外郎丁諲以狀告某于巨源爲同僚且世有舊于是次叙其語而刻之夫人姓莊氏廣陵人幼則柔順孝于其父母年十九嫁爲同郡司封郎中孫公諱錫之妻端操淑行不妄戲笑動皆中禮服用潔清給足而儉約不華事舅姑飲食衣服必手調飪縫紉之未嘗以委他人孫氏累世富厚内外宗

族衆多婦女所以和順好禮門内無爭鬩事由夫人身化之也是後有來婦孫氏者舅姑必曰汝學莊氏婦女子適人者其父母亦曰視莊氏婦云府君諸父五人二人先死其妻求異居府君之父悉推田宅予四人者獨擕府君徙揚子曰吾賴吾子仕宦興吾家而諸母之愛夫人者私以白金數百兩予之夫人曰舅姑推財而已受之是欺也固辭不取已而府君登進士第歷官州郡至國子監直講蘇玉宫伴讀夫人佐助其夫有常法度

其從在官約制兒子童僕謹慎非飲食所須不妄市一物性好佛書讀之能通其義生七男子湜澄泳淵濟淑洙女子三人泳甞病瘖不能言醫治萬方不愈夫人為齋祓心禱仰天祝而呼之應聲能言夫人年五十寶元二年六月五日終于京師終後四年以慶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歸葬揚子縣懷義鄉及府君之喪湜泳淵濟淑皆早卒長女子嫁内殿承制傅夔臣次適大理評事楊閎少則丁諲妻傅氏丁氏婦亦先死楊氏婦嫠居集

賢君與其兄前楚州寶應縣主簿澄襄事夫人之生雖不及府君之顯而以良子孝思烝烝不忘猶夫人存也道揚徽美慰凱風之思乃為銘曰

孫氏大家我聞其初以義帥思妻承其夫惟時夫人端靜恪勤興于其躬施及族親孰將來婦彼亦有歸一視于莊為汝得師夫榮于朝壽考其艾夫人閔焉曾莫之待孝子追遠思深以長續美緒休煥其有光墓木峩峩厝之豐石鑱詞繫詩以繼在昔

甥氏華夫人墓誌銘

甥氏凡七族某為兒童時皆嘗及見焉是時外門名官皆未大立而諸甥以才學幹力進取聲聞藹然其門内之治婦事謹嚴惇篤娣姒相親睦無間世以為美談是後仕宦者益顯榮于朝妻皆有封邑益為善之報積厚使然乎治平初唯華夫人存三年夫人復以壽終自其始見至此四十餘年盛衰變易雖固人理之常然亦可為大哀矣内兄汲令漢臣孝弟篤厚君子也居喪如禮

舉夫人之柩祔于先府君之塋請銘于我某以凱風渭陽之思常戚于心兾有以申之故其為銘無辭夫人姓華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後晉未渡江居晉陵又徙餘杭曽祖先業祖興嗣皆仕錢氏後興嗣入朝為金州石泉令父輯衛尉寺丞夫人年二十一歸于郎中府君諱沖以府君封平原永壽馮翊三縣君夫人自幼至老婦道母儀稱于其族人其族人固當世之所稱美而夫人有加焉則其賢可計校等級而知也夫人為王氏婦四

十七年而府君卒夫人從其子仕郡縣又五年七十七歲而終其沒也以治平三年十月丙辰其祔也以熙寧元年八月庚申汲縣之弟曰直臣楚丘縣尉彦臣未仕皆夫人出也女子三人長嫁大理寺丞尚穎次屯田郎中孫珪皆先歿次嫁進士馬臨諸孫八人其葬宋城縣仁孝鄉某里銘曰

舅氏之盛爰始七族其能其才其祉其禄外治有嚴内教亦修人格于善年長則尤夫人壽考乃獨後終是為

女師令聞顯融歲協于姓日維其祥祔于公墳萬世永藏

韓刑部妻程氏墓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韓君玉汝娶于程氏僅三十年君為陝西轉運使夫人以疾留京師方是時西戎有疆事虜主新立君經度約束持節界上不得顧家夫人之卒既三月乃得還明年將葬于許昌君復泣秦州獨諸子襄事以書告曰夫人之終不得歸視葬不臨穴其悲無以寓

願以累子銘之使其懿美垂後不忘可以少自慰云于是敘其語刻之按程氏其先中山博野人夫人之考曰琳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謚文簡母陳氏號魏國夫人夫人天性靜專自幼少不妄笑言不起游觀及嫁事舅忠憲公婦道修備宗族懷而愛之從刑部君仕宦整肅門戶非內事不及口有賓至身自主饋視爨燎雖盛暑不憚又喜誦佛書一志不怠凡有血氣之類未嘗

身賤也教誨諸子皆有法度始夫人嘗從母入謁禁中
仁宗皇帝以大臣女錫之冠帔及刑部君登朝封萬年
縣君夫人之終以熙寧元年八月九日年四十九葬以
明年七月二十七日長子宗恕前蔡州汝陽縣主簿宗
武前滑州司法參軍二人同年登進士第少子宗魯太
常寺太祝一女子許嫁郊社齋郎滕公立二人皆先夫
人卒其餘男不及名女未笄者又數人云夫人之葬實
祔于忠憲公之兆祖姑氏鄉曰某里曰某銘曰

婦志于順惟悌孝妻從于義實求好子材可稱繄母道具是三美壽不報讚銘埋幽寓悲悼

永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張氏者相國晏元獻公之冢婦祠部郎中成裕之嫡妻也夫人家世河南人曾祖誼為中書舍人贈工部尚書祖去華工部侍郎贈司徒父師臯駕部員外郎初元獻公自樞府罷以某官知陳州事駕部君才為州節度推官元獻為子擇婦獨以張氏為宜而駕部君

亦自以家世華顯思女之才不以大小敵否為間也及歸果稱良婦事舅姑以孝聞元獻薨有三男子四女子幼稚夫人養毓調護皆至成立娶婦嫁夫益其勤瘁寘力凡三十餘歲云夫人生六子清太子右贊善大夫章陭紬宜皆大理評事齊太廟齋郎女子一人夫人年五十七熙寧二年九月十一日以疾終于京師某月日歸葬于許州陽翟縣元獻公墓次益夫人晚而喜佛書不飲酒食肉衣不文繡其處富貴大家而刻意誠心為所

難能者其又可尚也已銘曰

為息擇偶為女求士二父之志皆以知子故歸而宜其家人長而宜其子孫壽不至于耆耋有命也存嗚呼于千萬年尚無壞茲壙

聶夫人墓誌銘

潁川韓宗道持正將葬其妻請銘于予以狀告曰夫人固知命者往數歳夫人甞病甚急醫者以為憂夫人神色安然不知死之為可惡也或勸使呼兒女來前夫人

止之曰彼且啼泣亂人意無益病後愈夫人盡去金珠服玩厈不復用更為道士服而誦浮屠書後二年告宗道曰得不祥夢自以為當死死不朞歲矣自是數與姻族語語若訣别而曰不可易者命也未嘗以為戚歲餘果病自為送終服比其化也不少恐懼變易焉夫人歸韓氏若干歲矣其在父母家幼則明悟不為嬉戲七歲讀書史能為詩曉音律聰警過人性和柔謐靜未嘗有懈惰色父母尤賢之故詳擇所宜而歸之其嫁也不及

其姑叔妹之未婚嫁且十人先公既見夫人所為喜曰此賢婦也吾不復念家事矣及先公棄世自後十餘歲所以撫鞠幼稚皆盡其恩意始終如一凡夫人之為婦又若此云蓋持正之學喜論無生而貴知命著故知其妻之賢有以也夫齊死生者不以大變感己其以人之所無憾為夸詡乎吾又以知持正之言信也夫人姓聶氏父為某官其卒也年若干有子三人曰某某某一女子皆幼其死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十一月某甲

子持正時為太常博士云銘曰

生所慕也死所惡也世俗以為憂而夫人不懼也夫也知之乃道其賢銘以寘幽于千萬年

彭城集卷三十九

彭城集卷四十

宋　劉攽　撰

雜著

設常侍郎對

漢景帝用鼂錯為御史大夫帝過郎署見常侍郎問曰吾以錯為三公人以謂何如常侍郎曰幸甚陛下之知錯也以錯為大忠焉爾陛下之用錯也以為錯大材焉

爾帝曰固然常侍郎曰錯不變更高皇帝約束陛下不以為材錯不别疏人骨肉侵刻宗室陛下不以為忠然則高皇帝約束雖仍舊不可得矣諸侯雖欲無罪不可得矣帝曰何哉常侍郎曰錯潁川男子也文學不能以出衆容貌不足以動人使居鄉里勢不過得為掾功曹錯不顧也錯峭刻為忠而陛下信之錯非苦為材而陛下用之錯今為三公富貴榮顯然則極錯所欲盈錯所願漢安得無事諸侯安得無罪乎帝曰吳王詐疾不朝

久矣其罪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常侍郎曰先賜吳王几杖不朝數十年矣吳王漸漬恩德雖圖不善不忍為也陛下令使錯發之吳由錯反而謂不削無錯吳何為有謀乎帝默然常侍郎曰語有之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是天道也陛下雖固愛錯不能違天錯將有大咎侍郎謝死罪居三月七國起兵帝憂懼要斬錯以謝七國然後知常侍郎為賢者也

書李廣傳後

李將軍英毅果鷙謙讓不入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己也幸不幸有命也已矣世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得於人必反諸其身違于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已有以致之是以上無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咎殺降者以使己不封能自訟矣嗚呼可謂非篤厚君子哉

連珠一首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于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進士策問

問古者藏冰以禦雹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為之者

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為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嘗曰不盡人情其為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為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龎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旱禱文

伏以賞功罰否率由陰騭之權旋時過期實繫至誠之感臣自惟淺器濫預長人政術弗修德馨蓋闕間者旱氣為沴穡夫鮮功閔焉雲漢之憂遂及肅霜之序農畝弗墾宿麥過期懼粢盛之不供而鰥寡之重困是用反身思咎潔誠謝愆闢靈場之謹嚴誦仙章之秘奥庶兹悃愊仰達高明伏冀降鑒自民上徳生物拯此憔勞之患畀其膏潤之恩霖雨以時豈特雲霓之望黎庶無憾

更知芻狗之仁

太清宫旱禱文

伏以洗心首過情衷可以必聞旋時過期昭鑒未嘗無報臣濫膺朝寄忝職郡符刑政弗修疵癘為閔粤從春序時雨愆期顧彼農民衆心失望密雲屢布而復虩疾風亟發而若驚宿麥就實而弗登嘉穀當種而弗入民罹饑饉之苦于此累年家乏儋石之儲鮮不菜色大懼流移道路荒棄田萊是用躬造殊庭歸依鴻造守土無

狀或許其悔過而自新比屋可哀必冀于加惠而孚佑霖霪滂泱萌實茂堅幸昊天之弗渝亦神祀之無乏

中嶽禱雪文

今茲冬多愆陽雨雪不時雲氣數布風飈暴起宿麥枯瘁人且疵疫守土無似刑政失中不能自媚于神實致此谷洗心自新是用乞靈于百祀神祇惟天子之所命敝邑之表望莫如在廟之神矜其淺智不逮之罪軫百姓將絕之憂惠澤以時嘉穀無隕蒙賴靈貺其何有極

欽告

謝雪文

蒙神之賜致此甘澤疵癘不興濡土潤麥匪我精誠所能昭格在神聰明庇民大德潔粢豐盛陳列邉豆左右僚屬載拜稽首是用為報率我常職神其格之以饋黍稷尚饗

吳山禱晴文

吳嶽在隴州去鳳翔僅百里其山秀特磅礴與

五嶽相類不與凡山等其神甚靈其禍福於民

如答于是秋苦雨故予為文禱之

判渾茫以融結兮肇川嶽于坤輿五山峙而相望兮紘綱紀乎中區慶西荒之邊夐兮邈萬里而有餘伊帝命以主民兮曰喬嶽而惟吳峻千尋而直上兮亘西方而不極叢巖嵬嵬而干霄兮白日過而如匿晚玄雲之漫漫兮夫豈知乎懸崖之狐石氣清淑而淳粹兮嫗陽春之膏澤忽變色而震怒兮何風霜之慘戚諒好善而懲

惡兮茲天威之咫尺彼下民之喜仁而畏欺兮夫孰非
神之幽隲歲困斁而陰霖兮秋既成而弗䄂氣昏昧而
弗離兮雨淫洪而互作川谷浩乎爲淵兮高原墟而爲
墍彼下民之無辜兮曾弗究而弗度雲闇闇而不收兮
鬼嘻嘻而爲虐疑聰明之惑蔽兮何帝令之沮格不然
踴炳靈于百里兮又明神之所作扣帝閽而且遠兮不
若吾神之可以獻忠縛旣屏翳兮放誅豐隆揚百川使
清露兮詔蜚廉使來風掃除昏翳兮天地清通白日揚

光兮悠悠太空田有嘉穀兮穡人成功我民欣欣兮報祀其豐神之德兮長無終窮

禱晴文

霖雨為沴越月歷日麥既秀矣陰不得育前歲饑阻民或菜色奈何復之鰥寡愈慼百姓非神主邪水旱非神職邪神將弗聞我是用告翕息雲陰日光照赫尚庇黎甿以敷大德敢告

王深甫哀辭

嗚呼深甫嘗自以為不壽亦亟為予道之揆六物與五辰迺言命而稱詩神峻清而骨單吾固亦以君焉為疑何兹言之竟果其夭閼而止斯吾固知夫天命之默定非賢哲之可移強學問而力仁義彼蒼蒼焉冥默而莫知夫神之不可滅精之不可虧莽太空之浩蕩君孰往而疇依審與夫顒顒兮異矣復何怨而何悲夫死生其猶夜旦之常邪顧有合而必離彼修短胡足言乎計彭祖之與嬰兒念至理之昧晦知之者不如信之以誠之

為愈也然固望之而未至聞之而弗窺此顔生之不幸
猶壹慟于宣尼刱吾徒之缺然宜為若而涕洟
祭陳相公母某夫人文
嗚呼五福之先莫重于壽壽者雖多鮮克貴富或身顯榮
親不待留夫人之福四世之祐以賢為子名譽長懋國
相之養萬石其厚黄髮兒齒踰八亂九詩頌魯侯慶云
壽母馮勳胡廣在漢稱首夫人况之彼焉何有命矛考
終靡憾靡疚某等備位小邦皆有官守喪車來東不敢

奔走恭陳薄奠藉詞為侑

祭亡弟縣丞文

前年四月汝來見我念汝當官才高志果于以求名往無不可故我别汝思而不傷汝行無幾報汝婦喪十旬未半汝繼以亡何辜如此不淑不臧豈我不德底此咎殃我心猶疑謂汝在官後來不歸一别終天我年向衰六十有幾前喪汝嫂兒女失恃我矜汝孤誰與撫視我重傷悼髮白目翳日月流速奄及祥祭几筵將徹在禮

有制招延淨寺廣作佛事益乎無益自盡人意奠汝以詞靈其髣髴

祭亡妻潁陽縣君韓氏文

嗚呼日月不居節序代逝傷悼如昨忽焉周歲追惟話言衎衎令德帷裍未更宛然餘澤情懷摧割有涕漣洏泉壤冥漠詎復我知素心依佛覺悟至理超生淨土想必去此禮制有經明當變服奠觴陳詞祔筵以哭

祭王景彝文

惟公忠以衛上簡以正己節惠之光兼此二美生榮沒哀前聖攸臧僉論所同公也不亡歲月之吉歸葬舊封宰木有嚴天子之公其朋舊之好執紼是宜守官鄰邦遠莫致之恭陳薄奠告公以心靈實有知庶亦來臨

為人祭唐給事文

惟公之生志氣潔修清不可渝如川之流博學贍辭既以周用尺牘之珍又衆所共金華深嚴多聞是資出入兩朝天子器之胡天降年福不售德修途方騁脫軸殞

軏嗚呼哀哉某夙以姻婭得從僑游哲人之委使我心
憂觴豆雖陳公豈來臨文以叙悲公知此心

祭張龍圖文

惟公亮直自躬儒術映時緣飾彬彬動為吏師大邦維
屛天子是毗所居赫赫去而見思金陵都會朱邸始封
大新城宇百堵穹窿洛師汝陽周會遺風二邦美化于
古比崇龍馬近臣柄輔儲偫將哉相哉故事多矣天不
憖遺公胡不俟殲我良碩奪兹重器嗚呼哀哉某昔以

庸虛預居下僚從事別都匪夕匪朝親際軌範躬服教條薰而炙之德音孔昭奄承訃聞震悼曷已守官小邦去公千里欲奔不能疚心如燬酒肴匪馨恭致常禮

為衆人祭王十八學士文

嗚呼君以文章奮志發身施于為政寛而利人凡出從事傳古則迂便文自勞又非遠圖君實精心處躬不疑所居可紀去而見思南亳之都全吳之疆饑饉薦臻民卒流亡田萊既闢百堵還定問誰之勞復此完盛上嘉

成功並降命書東暨海邦北維參墟脊力方剛經營是
宜金印紫服爛其有暉傳車在門揭節諏日旦不能朝
君忽臥疾賓來問君笑言自怡揆此吉人何慮何疑沴
疹發中變若翻水晨夕俛仰君遂已矣福善之說古或
不信導引而壽君復自慎恭然臻此不可推測豈天有
命雖聖不釋君齋所懷不得盡施以生者懐重君之悲
某等辱從君游交契攸久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哭君之
傷情鈞意同丹旐有翩君喪遂東怳然語言晢然眉宇

不見不聞邈然夐古潔饌豐盛清酒在罇一别長絶寫心此文

祭邵龍圖文

嗚呼昔公之西擁節部符千騎上頭蘭弩前驅邛郲之險其足言歟賢賓去門弔者在廬禍福倚伏一盈一虛今公來還丹旐首途素幕蕭然斂衣塗車天理何常不亦悲乎嗚乎哀哉惟公志節清修早自挺立儒官詞林乘階躋級司言右垣袞職補緝遂主邦計畡賦經入蜀

城會繁民俗輕急清德鎮浮有命旣集百里之塗半于九十公實中絶車摧馬縶凡我僚舊皆昔朋執朅來存公易笑以泣陳觴叙誠惻愴於邑公實臨之誰謂弗及

祭賈中丞文

嗚呼詩書所稱君子正直康端隅方以近有德古今材良勉懋自力孰與天資不爲外飾維昔宣尼隕涕叔向史魚兩如潔修莫尚矧惟公賢時所仰望殄瘁之悲爲國悽愴嗚呼哀哉公在中司懍其毅氣如玉之瑩廉而

不劌表正衆物彼曲吾避陳善責難致君無貳神之聽之景福謂何曰仁者壽公在則那淮陽卧治汲直病多公復不能獨寐無吪嗚呼哀哉昔公之門居無雜賓貧賤之交在我數人情以義鍾哀以志申有涕沱若沾袍隕紳喪車于南邈焉千里有泗有淮壽毋稚子奠公國門公歸已矣公不我忘顧此肴醴

祭吳中散擗叔同年兄文

慶歷之六同荷名第四十年間怳如暫寐逝者所餘一

才三四見公荆州以是為嘻為百老圖如公存意別公無幾公復不諱天命有定固不可避惟公壽算官爵名位雖不大達方古無愧克有令子門戶不墜交朋之情既老必異追公昔遊忼慷隕涕喪車北還丹旐曳曳撫棺一呼引紳抆淚奠酒伸詞公乎來旣

為三省密院祭中書相公長男新婦文

惟靈作嬪清門慎德習訓積善在躬罔不信順日及隕芳弱草棲塵如何不淑失此令人殽饌佳好清酒嘉旨

靈乎不遐歆此涼菲

汝州判司等攷詞

襄城縣主簿張堯卿第一攷

前件官久更事任頗積吏材迨此碁年亦無官謗其攷可書中中

襄城縣尉寇仲閔第二攷

前件官勤于追捕濟以公廉卒徒服從器甲犀利其攷可書中中

葉縣尉常琮第三攷

前件官追胥竭力教習有方惟其鮮萑苻之姦是以寡鷹隼之效其攷可書中中

司法參軍王辟疆第二攷

前件官明辯足以亭法詳慎不以便文既久于官益勝其任其攷可書中中

司理參軍王整第三攷

前件官操心近厚鞫獄正清其攷可書中中

梁縣尉兼主簿髙𡨥第二攷

前件官蒞事再稔取盜四人窮淵藪之姦可謂能矣貳子男之課不亦多乎其攷可書中中

國子監補監生牒詞

國家以詩書禮樂教育諸生以德行道藝應選上下相待如此其重雖未列于爵禄而士子已貴矣然國家與人不求備故占小善者皆不遺之焉而諸生有志于古人則其自任者宜勉之耳

曉示州學榜

據州學教授狀諸生不遵規矩及侮玩師長毀

壞曉示者

蓋聞入孝出弟鄉黨之常節恭業樂羣庠序之要道諸生秀才結髮從學屈首受書大則希揚名而顯親次亦將干祿而筮仕何乃甘心佻達極意慢游以侮玩老成為高以抹擻箴規為達負固不服過涉至凶不足成名秖其敗德古者大學之教嚴師為先或收檟楚之威或

重寄焚之誦非不能道德而齊禮益將糾繆而而繩愆興言及兹良弗獲已爲學至此不亦恧哉然而朝過夕改君子所予先迷後得大易攸尚畏罪可以強仁克己而後復禮特頋勉親弦誦恪居朝夕勿重前咎以貽後悔告示各令知悉者

濟寧總管府敦請武子先生主善本路學校疏

竊以化民成俗舍學校以奚先以善及人惟賢哲之自任某等叨寄兹土俯愧非才顧惟郡邑之泯素之絃歌

之教雖泮宮之攸宇虛絳帳而無人幸遇良師克堪主
善武子先生德望足以服鄉里文藝足以為模範雅重
足以鎮輕浮安恬足以化僥倖有叩即應無問不知超
然天爵之尊允矣國人之式某等敢攄悃愊仰瀆高明
珠在淵而淵光玉處石而石潤物且乃爾人盍能然奧
其獨樂乎一身曷若兼善于萬衆謹同願學之諸子不
勝延竚乎清光願薰陶禮義之鄉謹佩服文明之訓異
日而為天下之名士不言而知先生之門人為國儲材

有教無類贊襄唐虞得賢之盛再清洙泗絕學之源千載流芳一時稱慶在後學多感多幸于先生不為不光罔敢多言敬備奔迓謹疏

修曁陽學宫疏

本學正殿雖新戟門未備樓危欲壓堂圮弗崇欲議增修何從取費非助我者孰能為之伏以天地之覆載皆知有帝王之師風雨所漂摇遂不見宗廟之美瞻我曁陽之學創于慶歷之朝來者皆視如傳舍之人去者無

必葺墻屋之計車不容而門壞廉太近則堂卑畫戟弗修丹楹未備舍路寢孔碩之外皆朽木不彫之餘固知子騫之言舊貫何必改作恐如安石所論後人將謂無能本欲經之營之成之庶幾合矣完矣美矣然則欲毀鄉校豈不為鄭國之羞僖公能修泮宮未必非魯人之助用勸爾士各肩乃心原註謝安石欲修宮室王彪之曰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石曰宮室敝陋後人將謂無能

彭城集卷四十